

論聲韻結合

—古音研究之二—

李 方 桂

一千多年前中國的等韻學家就把切韻裏的聲母跟韻母結合的情形列出表來，叫作韻圖，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方法用來研究切韻音系。一直到現在還有人用這個方法來研究現代的方言，把方言的聲母與韻母結合的情形列出音表來。但很少人成系統的利用韻圖的資料去考訂語言的演變，我想試探一下看有沒有新的發現。

利用語音學的知識去研究等韻學的術語，如一二三四等，開合口，內外轉，輕重等，看有什麼語言上的根據。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試探，也有人試過。但是容易成為對於當初等韻學家創立這些術語的一番揣測，也時常有解釋不通的地方。現在從韻圖本身的資料加語音的知識，試看切韻時代的聲母韻母如何演變來的。這種研究也往往為考訂古音的人片斷的利用，但是沒有成系統的利用過。

想作這個工作必需用切韻的語音作根據，不能再用聲母韻母的老辦法去研究。聲母在語音上不發生太大的問題，但是韻母方面必需討論介音，元音，韻尾等問題，因此得用語音符號去討論才方便。現在暫採取高本漢所擬定的切韻音系，我們曾經修改過的寫法（1971）作根據。高氏的擬測不是完全為學者所接受，但是根據許多方言的語音來決定的，至少是一個普通用來作參考的工具。

聲母與韻母接觸後，一定會有互相影響的情況。這是一般語言的現象。現在拿切韻時代的聲母與韻母的結合作研究，我們必需明瞭切韻時代的聲母與韻母已經是受過影響後的結果，要從這個結果來推求他們演變的痕跡是我們的主題。但是不要忘記這個方法有他的限制，有些問題不是他所能解決的。比方說古代聲母有些在切韻時代已經合併了，從聲韻結合的情況看不出本來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聲母合併的情形。前人從韻圖的研究認為古音有十九個基本聲母。這些聲母是切韻時代留下的聲母，古代

也許有更多的聲母，到了切韻時代已經合併或者消失了。從韻圖看不出來。但是也有方法尋出線索來。現在只就聲韻結合去研究就不能不明瞭這種限制。

切韻時代的聲母的語音性質已經大致明瞭，有的聲母如輕唇音是切韻時代後期的產品，我們也收進來。下面把切韻的聲母列表：

重唇音：p ph b m
 輕唇音：pf p^h b^v m^v
 舌尖塞音：t th d n
 舌尖擦音：ts tsh dz s z
 捲舌塞音：ʈ ʈ^h ɖ ɳ
 捲舌擦音：ʧ ʧ^h ʤ ʣ
 舌面擦音：ʃ ʃ^h ʒ ʒ^h ɲ
 舌根及喉音：k kh g ng
 喉音：x ɣ ʔ
 半元音：j- ji-
 流音：l

這些輔音聲母直接跟韻母的元音或介音接觸。因此我們得列出切韻時的元音跟介音來。不跟聲母直接接觸的元音不列在內。

- â 在歌 -â，泰 -âi，豪 -âu，談 -âm，寒 -ân，唐 -âng，盍 -âp，曷 -ât，鐸 -âk 等韻裏。
- ə 在侯 -əu，痕 -ən，登 -əng，沒 -ət，德 -ək 等韻裏。
- i 只有 ie 複合元音，採取跟聲母接觸的部分。在齊 -iei，蕭 -ieu，添 -iem，先 -ien，青 -ieng，帖 -iep，屑 -iet，錫 -iek 等韻裏。
- u 單元音 u 及複合元音 -uo 都算在內。在東 -ung，冬 -uong，模 -uo，屋 -uk，沃 -uok 等韻裏。
- â 在覃 -âm，哈 -âi，合 -âp 韻裏。近人有把他寫作 ə 的。從古音 *ə 變來的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到了切韻時代是否還讀 ə 是個問題。現在仍把 ə，â 分列。

- a 在麻 -a，夬 -ai，佳 -ai，肴 -au，銜 -am，刪 -an，狎 -ap，鎋 -at 等韻裏。
- ǎ 在皆 -ǎi，咸 -ǎm，山 -ǎn，洽 -ǎp，黠 -ǎt 等韻裏。
- ɒ 在庚 -ɒng，陌 -ɒk 韻裏。
- ɛ 在耕 -ɛng，麥 -ɛk 韻裏。
- ä 在江 -äng，覺 -äk 韻裏。

跟聲母接觸的介音只有 j。介音後還有各種元音，有些不見於上列六音之內。因為他不跟聲母直接接觸，所以不列，但是不見得不受聲母影響。在這裏不討論圓唇或合口介音。在切韻時代可能有介音 w 或寫作 u，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論開合口」，已經說明合口介音對聲母與韻母都沒有什麼影響，同時我也認為古音裏沒有圓唇介音。

從聲韻結合的情況看起來，可以把他分成三大類：

(一) 跟 â, ə, i, u, â 結合的輔音有重唇音四個，舌尖塞音四個，舌尖擦音四個（邪母 z- 不在內），舌根及喉音六個（羣母 g- 不在內），還有一個流音 l。一共十九個，也就是黃侃的基本古聲母。

(二) 跟 a, ǎ, ɒ, ɛ, ä 結合的輔音有重唇音四個，舌根及喉音六個，跟第一類相同，但是沒有舌尖塞音及舌尖擦音。可是有捲舌塞音四個，捲舌擦音四個。流音聲母在這類裏少見，算是例外。共有十八個聲母。例外的字，往往不容易處理，有時候解釋得通，有的解釋不通。

(三) 跟介音 j 結合的輔音有多種。除去舌尖塞音跟匣母 ɣ- 之外，其他輔音都可以跟他結合。甚而有些音如輕唇音及舌面擦音，都不能在第一類跟第二類的結合裏出現。只能在第三類裏出現。

把這三類結合比較一下看，是否看得出聲母與元音或介音的互相影響。先比較第一類與第二類。這兩類的聲母只有很小的分別。第一類有舌尖塞音跟舌尖擦音，第二類就用捲舌塞音與捲舌擦音去替代他。所以在聲母上只有捲舌與不捲舌的分別。從普通語言學的經驗看起來，舌尖音如 t, th, d, n, ts, tsh, dz, s 等似乎是基本的語音，捲舌音如 ʈ, ʈ^h, ɖ, ɳ, ʧ, ʧ^h, ʤ, ʣ 等似乎是後起的。那麼這個捲舌成分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唯一可以使這種成分發生的就是後面的元音。如果我們看第二類的元音，

就知跟第一類的大不一樣。從前有人曾另外擬了一套古代元音去處理他。這不但使古代元音增加了一倍，並且也看不出他們如何會影響前面的輔音使之捲舌。我想不如假定一個捲舌成分在聲母與元音之間，一方面可以使前面的舌尖聲母捲舌化，另一方面可以使後面的元音變成第二類的元音。我從前有這個提議，現在似乎更有充分的理由。這個介音與流音 l 無關，並沒有一定諧聲的關係。

有人以為切韻的 l 都是古代的 *r- 來的。我不知道這個 *r- 與我們的介音 r 有什麼關係。l- 跟舌尖塞音一樣不在或很少在第二類結合中出現，所以大概是舌尖邊音，不會是捲舌的邊音。

第三類結合的聲母很多，如輕唇音，舌面擦音等。這些音跟介音 j 的關係也很明顯。一般人也都認為輕唇音是重唇受介音 j 的影響而發生的。但是第三類裏仍有重唇音，所以演變的條件仍不十分明瞭。舌面擦音從諧聲字看起來可以認為是從舌尖擦音變來的。其中也有些問題不易解決。前人往往把在這類裏出現的羣母 g-，喻三母 j- 跟在第一第二類裏出現的匣母 ɣ- 合起來看，也作了些上古音的推測，但是還有不能圓滿解決的問題。這得要運用諧聲字或者別的資料去考定，不單是從聲韻結合的狀況所能發明的。第三類的元音也有特殊的，但是他們不跟聲母接觸，同時也受韻尾的影響，所以保留到將來再研究。

這種研究只能看出音韻變化的大勢，對古音的擬測可以藉此得些補充的理由。這三類結合可以簡單說是 1) 聲母與元音的結合，2) 與介音 r 的結合，3) 與介音 j 的結合。這個分法實際上跟等韻學的四等相當，只是第一類把一等跟四等韻合併起來，第二類就是二等韻，第三類就是三等韻。從前以為四等是根據語音尤其是元音的性質去分的，我想這是受了前人洪細之說所誤。我想韻分四等就是根據聲韻結合的狀況而定的。跟我們的三分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把一等與四等分開。其理由可能是四等韻裏除去舌根及喉音聲母外，再沒有合口字，而一等韻裏常有合口字，只有唐、登以及他的入聲沒有合口字。此外四等韻的元音都是 ie，而一等韻的元音有 â, ã, ə, u 等。